

讀通鑑論

冊二

卷之三

三

讀通鑑論卷四

漢昭帝

金日磾

降夷也。而可爲大臣。德威勝也。武帝遺詔。封日磾

及霍光上官桀爲列侯。日磾不受封。光亦不敢受。日磾病

垂死。而後強以印綬加其身。日磾不死。光且憚之。況桀乎。

桀之逆。日磾亡而光受其欺也。霍光妻子之驕縱。至弑后

謀逆以亡其家。無日磾鎮撫之也。光之不終於受封。見之

矣。日磾沒而光施施自得。拜侯封而若不及。早已食上官

桀之餌。而爲其所狎。利一時之榮寵。喪其族於十年之後。

厲熏心鮮不亡矣。光之咎。非但不學無術也。利賴之情淺。

雖有儉人。與其煽妻逆子。惡得而乘之。若日磾者。又豈嘗

學而有他術哉。

策者曰夷狄相攻中國之利。嗚呼。安所得亡國之言而稱之邪。孱君懦將。痿痺之謀臣。所以恣般樂怠傲。而冀天幸者也。楚不滅庸。夔羣舒不敢問鼎。吳不取州來。破越勝楚。不敢爭盟。冒頓不滅東胡。不敢犯漢。女直不滅遼。蒙古不滅金。不敢亡宋。夷狄非能猝彊者也。其猝彊者。則又其將衰而無容懼者也。劉淵之驚。不再世而卽絕。元昊之凶。有寧夏而不敢踰環慶之塞。惟其驟起也。若夫若燭火在積薪之下。日吞其儻類。浸以熒熒。而中國不知。如或知之。覆以自慰曰。此吾之利也。乃地浸廣。人浸衆。戰數勝。膽已張。遂一發而不可遏。火蘊於積薪之下。燄旣騰上。焦頭爛額。而無所施救矣。趙充國藉藉稱夙將。而曰烏桓數犯塞。匈奴擊之於漢便。此宋人借金滅遼。借元滅金之禍本也。充國之不以此誤漢。其餘幾矣。霍光聽范明友追匈奴。便

擊烏桓。匈奴繇是恐，不能復出兵，蹙矣哉。

人與人相於信義而已矣。信義之施，人與人之相於而已矣。未聞以信義施之虎狼與蠶蠶也。楚固祝融氏之苗裔，而周先王所封建者也。宋襄公奉信義以與楚盟，秉信義以與楚戰，兵敗身傷，而爲中國羞於楚。且然，況其與狄爲徒，而螫噉及人者乎？樓蘭王陽事漢，而陰爲匈奴閒。傅介子奉詔以責而服罪，夷狄不知有恥，何惜於一服？未幾而匈奴之使在其國矣，信其服而推誠以待之，必受其詐，疑其不服，而興大師以討之。旣勞師絕域以疲中國，且挾匈奴以相抗，兵挫於堅城之下，殆猶夫宋公之自衄於泓也。傅介子誘其主而斬之，以奪其魄，而塞匈奴之膽，詎不偉哉。故曰：□□者，殲之不爲不仁，奪之不爲不義，誘之不爲不信，何也？信義者，人與人相於之道，非以施之□□者，也。

嚴延年劾奏霍光擅廢立無人臣禮其言甚危其義甚正若有敢死之氣而不畏彊禦或曰光行權而延年守天下之大經爲萬世防延年安得此不虞之譽哉其後霍氏鳩皇后謀大逆以視光所行爲何如延年何以噤不復鳴邪光之必有所顧忌而不怨延年宣帝有畏於霍氏必心利延年之說而不責延年延年皆慮之熟矣犯天下之至險而固非險也則乘之以沽直作威而庸人遂敬憚之既熟慮誅戮之不加而抑爲庸人之所敬憚延年之計得矣前乎上官桀之亂後乎霍禹之逆使延年一計其姦而刀鋸且加乎身固延年所弗敢問也矯詭之士每翹君與大臣危疑不自信之過言之無諱以立名而早計不逢其禍此所謂言辟而辨行僞而堅者也有所擊必有所避觀其避以知其擊君子豈爲其所罔哉

宣帝論。爵賞者。人君馭下之柄。而非但以馭下也。卽以正位而凝命也。辭受者。人臣自靖之節。而非但以自靖也。卽以安上而遠咎也。故賞有所不行。爵有所不受。而國家以寧。艸昧之始。君與開國之臣。爲天下而已亂。迨其中葉。外寇內姦。不逞於宗社。而殃及兆民。大臣代君行討。底定以綏之。而天下蒙安。斯二者。君爵之而非私。下受之而無慙。霍光豈其然哉。昌邑之廢。光之不幸也。始者廢長立少。不擇而立昌邑。光之罪也。始不慎而輕以天下授不肖。已而叛非常之舉。以臣廢君。而行震世之威。若夫迎立宣帝。固以親以賢。行其所無事者。非其論功之地也。宣帝紀定策功。加封光以二萬戶。侯者五人。關內侯者八人。宣帝之爲此。失君道矣。己爲武帝曾孫。遭家不造。以賢而立乎。其位所固有。

也。震矜以爲非望之福。德戴己者而酬之。然則覲非望者。可縣爵賞以貿天下之歸。而天位亦危矣。爵賞行而宣帝之立亦不正矣。以爵賞貿而得之者也。光不引咎以謝嚴延年之責。晏然受之而不辭。他日且爲霍山請五等之榮。則光之廢主。乃以邀功而貿賞。又何怪其妻之鳩后。而子之謀逆乎。則抑何異司馬昭蕭道成之因以篡。苗傅劉正彥之敢於行險以徼幸乎。論者曰。光不學無術。學何爲者也。非攬古今之成敗。而審趨避之術也。諸葛公有云。非澹泊無以明志。又云。學須靜也。惟澹與靜。以養廉恥之心。以明取舍之節。以昭忠孝之志。純一於天性。終遠於利名。故可貴可賤。可履虎尾而不咥。可乘高墉而射隼。居震世之功。而不媿於屋漏。無他。無欲故靜。皎然白其志於天下。流俗不能移。妻子不能亂。君以順天休命而無私。臣以致命。

遂志而不困。光之不學。未能學乎此也。非此之學。而學於術。以巧爲避就。曹操蓋嘗自言。老而好學矣。曾不如金日磾之顓愚。暗合乎道也。

宣帝欲尊武帝爲世宗。薦盛樂過矣。然其過也。所謂君子之過。失於厚也。夏侯勝訟言。訐之。如將加諸鈇鉞者。子貢曰。惡訐以爲直者。殆是謂乎。春秋之法。爲尊者諱。爲親者諱。春秋以正亂。臣賊子之罪。垂諸萬世者也。桓宣弑立而微其辭。尊則君。親則祖。未有不自敬愛其尊親。而可以持天下之公論者也。宣帝者。武帝之曾孫也。假令有人數夏侯勝乃祖。乃父之惡於勝前。而勝晏然樂聽之。其與禽獸奚擇哉。而勝以加諸其君而無忌。是證父攘羊之直也。而天理滅矣。苟其曰武帝之奢縱。而澤不及民。萬世之公論。不可泯也。則異代以後。何患無按事迹而覈功罪者。鯨不

以配帝而掩圯族之惡。吾弗從與。以效尤可爾。留直道以待後人。全恩禮以盡臣道。各有攸宜。倒行則亂。惡武帝之無恩於天下。而已顧無禮於上。宣帝按不道之誅。不亦宜乎。

霍光死而魏相興。此後世大臣興廢。而國政變更。人材進退之始也。霍光非盡不可與言者也。嚴延年廷劾之而勿罪。田延年所與共廢立者而不阿。悍妻行弑。欲自舉發。特荏苒而不能自勝耳。上書者以副封先達。領尚書者而後奏。光亦懲昌邑之失。而正少主之視聽。特未深知宣帝之明。而持之太過耳。相當光之時。奏記於光。俾去副封可也。昌言於廷。俾宣帝敕光去之可也。爲人臣者。言苟當於紀綱之大難。有所不避。況光之猶可與言。而無挾以不相聽從者乎。待光之死而後言之。相之心不純乎忠。而後世翹

故相以樹新黨者。相實爲之倡。是殆授興革之權於大臣。而人主幸大臣之死以行己意。上下睽。朋黨興。國事數變。至於宋而宰相易。天子爲之改元。因是而權臣有感於此。則戀位以免禍。樹黨以支亡。迭虛迭盈。而國爲之敝。斯其爲害。三代亡有也。高文景武之世。亦亡有也。故曰自相始也。抑相之進也。言正而心詖。迹貞而行詭。所因者許廣漢也。聽起伏於外戚。而莫能自遂也。司馬溫公奉宣仁太后改新法。而章惇邢恕。猶指宮闈以爲口實。況緣外戚以取相乎。君子之慎始進也。枉尺而直尋。不爲也。春秋之世。不因大夫而立功名者。顏曾冉閔而已。漢之不因外戚。後世之不因宦寺者。鮮矣。此風俗邪正。國事治亂之大辨也。路溫舒之言緩刑。不如鄭昌之言定律也。宣帝下寬大之詔。而言刑者益湣。上有以召之也。律令繁。而獄吏得所緣。

飾以文其濫。雖天子日清問之。而民固受罔以死。律之設也。多門。於彼於此。而皆可坐。意爲重輕。賄爲出入。堅執其一說。而固不可奪。於是吏與有司爭法。有司與廷尉爭法。廷尉與天子爭法。辨莫能折。威莫能制也。巧而彊者持之。天子雖明。廷尉雖慎。卒無以勝一獄吏之姦。而脫無辜於阱。卽令遣使歲省。而欽恤之。抑惟大凶巨猾。因緣請屬。以逃於法。於貧弱之冤民。亡益也。惟如鄭昌之說。斬然定律。而不可移。則一人制之於上。而酷與賄之弊。絕於四海。此昌之說。所以爲萬世祥刑之經也。夫法之立也。有限。而人之犯也。無方。以有限之法。盡無方之慝。是誠有所不能該矣。於是而律外有例。例外有奏準之令。皆求以盡無方之慝。而勝天下之殘。於是律之旁出也。日增。而猶患其未備。夫先王以有限之法。治無方之罪者。豈不審於此哉。以爲

國之蠹民之賊風俗之蜚蜮去其甚者如此律焉足矣卽
是可以已天下之亂矣若意外無方之慝世不恆有苟不
比於律亦可姑俟其惡之已稔而後誅固不忍取同生並
育之民逆億揣度刻畫其不軌而豫謀操蹙也律簡則刑
清刑清則罪允罪允則民知畏忌如是焉足矣抑先王之
將納民於軌物而弭其無方之姦頑者尤自有教化以先
之愛養以成之而不專恃乎此則雖欲詳備之而有所不
用非其智慮弗及而待後起之增益也乃後之儒者惡惡
已甚不審而流於申韓無知之民苟快洩一時之忿稱頌
其撻發之神明而不知其行自及也嗚呼可悲矣夫

霍光之禍萌於驂乘司馬溫公曰光久專大柄不知避去
固也雖然驂乘於初謁高廟之時非歸政之日也而禍已
伏雖避去且有疑其緩者而讒賊間起同朝離貳子弟不

謹。寶融所以不免。而奚救於禍。夫驂乘之始。宣帝之疑畏。胡爲而使然邪。張安世亦與於廢立。而宣帝亡猜。無他。聲音笑貌之閒。神若相逼。而光不知。帝亦情奪意動。而不知所以然邪。子夏問孝。子曰。色難。豈徒子之於父母哉。上之使民。朋友之相結。賓主之相酬。言未宣。事未接。而早有以移民之情。惟神與氣不可強制之。俄頃而獲人心者也。詩云。溫溫恭人。惟德之基。德之用大矣。而溫恭爲之基。溫恭者。仁之榮也。仁榮內達。而德資以行。豈淺鮮哉。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謂士矣。非便辟之謂也。其氣靜者。貌不期而恭。其量遠者。色不期而溫。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寬以居之。仁以守之。學問以養之。然後和氣中涵。而英華外順。嗚呼。此豈霍光之所及哉。立震世之功名。以社稷爲己任。恃其氣以行其志。志氣動而猝無以持。非必驕而神已。

溢。是以君子難言之也。周公處危疑而几几。孔子事闇主而與與。則雖功覆天下。終其身以任人之社稷。而固無憂。夫周孔不可及矣。德不逮而欲庶幾焉者。其在曾子之告孟敬子乎。敬其身以遠暴慢。心御氣而道御心。有惴惴之小心。斯有溫溫之恭德。雖有雄猜之主。忮害之小人。亦意消而情得。故君子所自治者身也。非色莊以求合於物也。量不宏。志不持。求不爲霍光而不可得。豈易言哉。

流俗之毀譽。其可徇乎。趙廣漢。漢虔矯刻覈之吏也。懷私怨以殺榮畜。而動搖宰相。國有此臣。以剝喪國脈。而壞民風俗也。不可復救。乃下獄。而吏民守闕號泣者數萬人。流俗趨小喜而昧大體。蠡涌相煽以羣迷。誠亂世之風哉。小民之無知也。貧疾富。弱疾彊。忌人之盈而樂其禍。古者謂之罷民。夫富且彊者之不恤貧弱。而以氣凌之。誠有罪矣。乃

驕以橫。求以伎。互相妨而相怨。其惡惟均。循吏拊其弱而教其疆。勉貧者以自存。而富者之勢自戢。豈無道哉。然治定俗移。而民不見德。酷吏起而樂持之。以示威福。驚擊富彊。而貧弱不自力之。罷民爲之一快。廣漢得是術也。任無藉之少年。遇事蠶起。敢於殺戮。以取罷民之祝頌。於是而民且以貧弱爲安榮。而不知其幸災樂禍。偷以卽於疲傭。而不救其死亡。其黠者抑習爲陰慳。伺人之過而齟齬之。相讎相殺。不至於大亂而不止。愚民何知焉。酷吏之餌。酷吏之阱也。而鼓動競起。若恃之以爲父母。非父母也。是其嗾以噬人之猛犬而已矣。宣帝以刻覈稱。而首誅廣漢。刻覈之吏。論者猶或冤之。甚矣流俗之惑人。千年而未已。亦至此乎。包拯用而識者憂其致亂。君子之遠識。非庸人之所能測久矣。

蕭望之之不終也宜哉。宣帝欲任之爲宰相。而試以吏事。出爲左馮翊。遂憤然謝病。帝使金安上諭其意。乃就望之。而有耻之心也。聞安上之諭。可媿死矣。世之衰也。名爲君子者。外矜廉潔。而內貪榮寵。位高則就之。位下則辭之。夫爵祿者。天之秩。而人君制之者也。恃其經術。奏議之長。擇尊榮以爲己所固得。充此志也。臨大節。而不以死易生。不以賤易貴。以衛社稷也能乎。處己卑。而高視祿位。攬非所得。以爲己據。誠患失之鄙夫。則亦何所不可哉。其或以伉直見也。徒畏名義。以氣矜自雄耳。非心所固恥。而不爲者也。人主輕之。小人持之。而終不免於禍。不亦宜乎。武帝以此薄汲黯。而終不用。黯得以令終。武帝可謂善馭矣。宣帝溫諭以驕望之。非望之之福也。

居心之厚薄。亦資識與力以相輔。識淺則利害之惑深。力